首章序

自从高中毕业后，没有了每周写作文的硬性要求，我开始建议自己争取每个月或几个月，写一篇自己的随笔之类的文字。去年年初离开哈尔滨后，一下子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，写点东西的想法一再拖延。现在时间是2020年10月24日星期六，中午12点53分，未加班。在清晨的梦中，重新相遇了一位匆匆的过客，感慨之余，想要将我们之间的故事记录下来。

经理，也是零点五个工程师

“经理”是我给她起的昵称，在最初入职培训的课程上，全班60多个应届毕业生，我们10个被分为一组，是第几组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我们的组名好像叫做“杂”。培训的第一天是2019年5月13日，也就是这一个早上，认识了“经理”。

她是一个特别的女生，像男生，容易相处。几天的培训下来，了解到她刚从马德里毕业，被招聘到HW，并且怀揣希望能派驻马德里，回到有等待她的人的地方。她的心上人也是个她。“经理”很能喝酒，但是也因此留下了一些病症，比如喝酒多了时候手会抖。

我不太知道为什么“经理”会对我多一些照顾，可能是她对每个人都很用心，也可能是我的错觉，或者最后的这个才是最有可能是原因，就是我让她看到了她自己的曾经。我不爱争着发言，5天的脱产培训我一次发言都没有，虽然是坐在第二排。也不是很爱说话，大家讨论和交流时候，我总是静静的听着。可能是我种种表现，让“经理”想到了她自己，相比也有过类似的人生吧。

经理对我，还有当时培训时我的室友，都非常好，以至于我们有个“微信”的群叫做“两点五个工程师”，她就是那个“零点五”。其实这个群一开始不叫做这个名字，是后来“经理”参加了各种培训后，感觉自己有了“工程师”的“资格”才改的。

5天的培训结束后，大家各奔东西回到自己的岗位。经理留在了深圳，等待安排。期间去过天津还有其它地方，辗转一年后，终于等到了回去马德里的派遣。

一开始“群聊”里还挺热闹的，后来都忙，加上本来各自的路就不同，虽然性格上很合得来，但是彼此的路终究不同，所以“群聊”也就冷清下来了。

今天的酣梦让我想起了“经理”，梦很离奇，是我找到了我当年推荐“经理”去给我们录制英语听力考题的磁带，拿出来听了后发现里面还有好几个版本，但都和当时实际播放的不一样。（非常离奇的梦，哪哪都不沾边，可能唯一沾边的就是“经理”的西班牙语很棒，而对我来说它和英语都是外语）。梦醒后，看来下马德里时间，早晨6点33。有看了一下“人力实操”，是休息日。算了，不联系啦，难得休息日，也因为…我还是那个不爱说话的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。

“两点五个工程师”中的另一个“一”

我一般称呼他是“靓仔”。他是广东人，2019年5月12日的下午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我那天从西安飞到广州，然后换乘地铁、公交，最终在大概下午4点多的时候到达了宾馆。在房间里简单收拾了一下后，就有人推门进来，是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和他一起来的。这种场景似曾相识呀，当年行哥不也是这么一出嘛。匆匆打过招呼后，放下行李，他们又一起出去了。

后来晚上他回来，我们才正式认识了彼此，他是刚才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回来，参加本次入职培训，工作地点就在东莞的欧洲小镇。他长得很有广东人的特点，也很帅，身高与我差不多，唱歌好，跟“经理”是KTV的完美组合。

5天的培训我们俩相处最久，也是同桌，在我的怂恿下他还在讲台上唱过一首。

“靓仔”的心态也很好，能力也很强。回到岗位不久后的某天，对OJ平台不熟悉的我，求助了“靓仔”，我说我这什么什么怎么不对呀，他回复“有bug呗”，我当时真是“扑哧”一下没忍住，然后他让我把代码发过去，很快帮忙检查出了问题。

培训结束的最后一天的晚上，大家相约一起去唱歌，他带着行李箱去的，因为唱到一半他要赶高铁去广州还是深圳来着。到时间了，我送他下去，上车，告别。我知道，这个培训开始以来与我相处最多的人，可能以后很难有机会再见了，很难有机会再一起共事了，所以也格外珍重。

同样，后来日子一点点过去，彼此也更加忙碌，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没有。